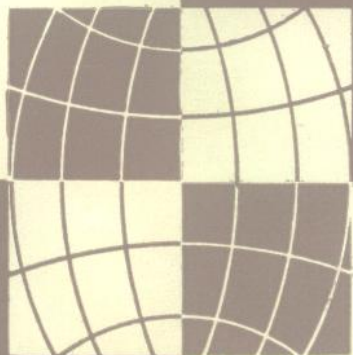


西欧社会主义

一代人的经历

〔美〕 史蒂文·克雷默著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LG

81428

D564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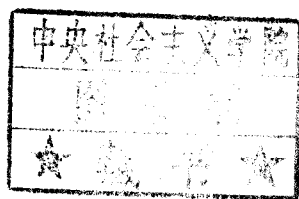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西 欧 社 会 主 义

——一代人的经历

〔美〕史蒂文·克雷默著

王宏周 胡尔湖 王建华译



東 方 出 版 社

Steven Philip Kramer
SOCIALISM IN WESTERN EUROPE
——The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Westview Press, Inc. Boulder 1984
根据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西欧社会主义

XIYOU SHEHUIZHUYI

——一代人的经历

著者/[美]史蒂文·克雷默

译者/王宏周 胡尔湖 王建华

封面设计/王师颀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78,000

版次/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50-7/D·61 定价 3.35 元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一部评述西欧一些重要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它以访问记的形式，通过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和英国等党内若干领袖人物的自述，加上作者的短评，展现了西欧一些主要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以后所经历的曲折道路。

本书作者克雷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务院专门研究国际政治运动的专家，长期从事西欧社会党问题的研究。他的这部著作通过一批曾经在半个世纪时间内叱咤西欧政坛的风云人物的经历，展示了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说明了它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基本战略，分析了它们对待重大国际事变的政策与态度，评述了它们对未来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同时，这又带有传记色彩，它涉及每一个被访问者的家庭身世和政治生涯，勾画了他们的平步青云或蹉跎岁月，使读者看到了每一个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喜怒哀乐。此外，它又在论述那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具体资料。供了解和研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读者参考。当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限制，书中有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有些显然是错误的，希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翻译的分工是：王宏周译序言、导论及第一、二章；胡尔湖译第三、四章；王建华译第五、六章。对译文不妥之处，深望读者斧正。

1991年6月

序 言

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熟的一代西欧人来说，做一名社会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本书所论及的主题。它力图通过对30年代以来就在这个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党领导人物进行的采访，把握这一社会主义历程的主观方面。

我所采访过的这些领导人物，代表着欧洲不同的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却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代表”。对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在各种杰出的著作和文章中得到全面了解；但论述社会主义的丰富学术文献，却很少努力去重现社会主义者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环境，或是重建一个他们曾经赖以进行思考的共同图式。这正是本书的目标。

在我以往工作的过程中，我曾采访过欧洲社会党的许多重要人物，过去，这些采访记录主要是用以补充那些文书档案。我最终认识到，最使我感兴趣的那部分谈话，也就是点明个人是如何作出决定以及如何观察他们周围的历史环境的那些谈话，却没有得以利用；这个轶事是值得一讲的，但过去却没有讲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已经过世。除非有人抓住机会，去采访一下那些仍

然健在的人，否则，就可能失去那些对说明过去是十分宝贵的线索。

对于我极其赞赏的这一代人，本书也是一种表示。面对困难的历史环境，他们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一个已经失去其理想和浪漫精神的时代，他们有话要说，或者，他们有说出来惭愧的感觉。他们的思想、业绩和友谊，对我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这些采访都是在1981年9月到12月进行的，谈话录音在经过编辑制作之后，又送回它们的主人校正并得到认可。我对梅耶和隆巴尔迪的采访是在法国进行的，并且在那里翻译了谈话录音，其他会见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关于克赖斯基的访问记，它是在1983年以回答书面问题的形式提供的。

一系列的采访记录并不构成一本书，为使它们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必须把它们置于较为广泛的全国、甚至国际的背景中；每个采访记录前面的简单“引言”，以及该书总的“导论”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个总的“导论”总结了2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它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如何破坏了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统一，如何使它在精神上失去了自信心。对于说明社会主义世界在本书所着意刻画的一代人登台时是什么样子，这个部分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背景知识；尔后，“导论”又研究了社会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衰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且接着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欧洲重建时期的

地位。

不过，在继续分析下去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里所使用的“一代人”这个词的含义。

一代人的定义

在一篇杰出地和富于创新性地论述“世代问题”的论文中，卡尔·曼海姆系统地论述过一代人的社会学概念，本书将采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在曼海姆看来，就像一个社会阶级一样，一代人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就像一个阶级在客观上可能存在、但主观上可能并不存在一样，一代人也可能意识到、或者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存在。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同时存在的许多个人；“只有当同代人活动于同一历史的和社会学意义的环境之中时，它才具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性”。^①一代人早期阶段的生活经历，对于它在其他阶段的生活依然是重要的；“早年的印象很容易结合成为对世界的一种自然看法；后来的一切经历也都很容易从这最初的动向中找到它们的含义，无论它们是这种动向的证明和实现，还是它的否定和对立面”。^②“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代人，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才产生的，“在这种环境中，动态的稳定性丧失的过程，产生了社会的以及精神方面的征兆，这些为一代人的成员所面临的征兆，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具体的纽带”。^③尔后，

① 卡尔·曼海姆：《关于世代问题》，见保罗·凯克塞米特编：《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52年版，第29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03页。

曼海姆又为一个范围较为有限的集团下了个定义，他称这种集团为一代人内部的单位：

与现实的一代人本身相比，一代人内部的单位则表示一种更为具体的纽带。面临同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人，可以说是现实的同一代人的部分；而在现实的同一代人中，那些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形成他们的共同经历的集团，则构成一代人的不同单位。

因此，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速度越快，一代人中具有特定地位的集团，就会有越多的机会以形成它们自己的生活原则为手段，去对业已变化的形势作出反应。^①

曼海姆的定义有很多优点。它说明了渊源于生物学的一代人的概念，如何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社会的含义；它假定一代人的概念是历史分析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从形式上看，它确立这个定义的方式类似于其他概念，好比阶级；它指出了为什么一代人内部的不同单位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经历同样的历史事件，但又以不同的、然而却是相互联系着的方式作出反应；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代人可能在一个时期的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时期就很少如此。总之，它是一个动态模式，非常适用于探讨历史性变化。

我们在这里所会见的社会党人，都是在1900年到1913年

^① 卡尔·曼海姆：《关于世代问题》，见保罗·凯克塞米特编：《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52年版，第304、310页。

之间出生的，以其生日为基础来看，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亦如上述，对形成一代人中的一个单位的部分来说，年龄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但并不是一个非常充分的条件。对于欧洲的青年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根本转折点，所有的人都是在此后很短时间内成年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作为社会党人，都以特殊的方式对他们的经历作出了反应。

S. P. 克雷默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达尼埃尔·梅耶和法国社会主义	66
引言	66
达尼埃尔·梅耶访问记	72
第二章 热夫·朗斯和比利时社会主义	113
引言	113
热夫·朗斯访问记	116
第三章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159
引言	159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访问记	164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	196
引言	196
塔格·埃兰德访问记	203
西格里德·埃肯达尔访问记	210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访问记	215
第五章 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奥地利社会主义	221
引言	221
布鲁诺·克赖斯基访问记	226
第六章 迈克尔·富特和英国工党	238
引言	238
迈克尔·富特访问记	245

DI 33/10

导 论

（我这一代人）看到战争毁灭和破坏了它的生
活。那些已经成年的人们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纲领，
形成了他们的思想。但是，当我们需要有一条前进
道路时，我们被投入了战争……自战争以来，我这一
代男男女女所寻求的不仅是经济平等……而且是道
德平等。……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社会主义已经迅速发
展，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边缘政治现象，而成了大部分欧洲的一
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各国，各小社会党之间的大量冲
突消失了；到 1905 年，每一个西欧国家都有了一个大的社会
党。由于国际的帮助，各民族党派之间的冲突似乎也正处于
得以克服的过程之中。欧洲社会主义充满了期望和希望的感觉，
甚至许多非社会党人也承认，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在 20 世纪一开始就成熟的一代中，有许多人相信社会主
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曾经设想，社会主
义的到来会继续像这一代人已经亲眼看到的那样，以同样的

① 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伊莎贝尔·布鲁姆的发言，见比利时工人党（比利
时社会党的前身——译注）《代表大会文献》，1933 年 12 月，第 118 页。

和平发展方式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社会主义，削弱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信念；俄国革命对西欧社会党人已经接受的学说也提出了挑战，并且很快破坏了它的政治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社会主义中成为积极因素的这一代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正义的，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如此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再也不可能相信暴力，而不是理性，才是人类历史的动力。正是右翼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力量这二者，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处于守势。但是，为了认识这一代人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必须大体上叙述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尔后再研究这次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对这个运动的影响。

一次大战前的社会主义

那时有一种友谊、家庭和亲密忠诚的气氛，有一种期望……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不仅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而且成了一种生活道路，成了社会内部的一种社会团体。这种生活道路是通过创造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构成这种世界观的核心；不过，也还纳入了许多其他理论思潮。

马克思主义为欧洲社会主义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观点，并且构成了共同纲领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通过的埃尔富特纲领，为德国社会党确立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并且为其他党树立了榜样。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甚至在领导层中间，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浅薄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各种各样学说的混合，在每一个党内，马克思主义都和本国社会主义传统的不同部分混杂在一起。

战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有所不同，马克思的许多论著，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论著，都还没有被发现。而且，对马克思的认识更多的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者、特别是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因此，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都带有他们自己的标记。

恩格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体系、某种它的创始人不曾有意创立的体系；辩证法不仅被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而且被运用于自然界。由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普遍性科学的外观，恩格斯便充当了左派人士赫伯特·斯宾塞的角色，从而吸引了那些打算为一切问题都找到一种简单解释的庸人。而且，恩格斯强调历史进程的不可避免的、差不多是机械的运动，必定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这已经证明是一种令那些富于好斗精神的人们所满意的概念。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似乎使社会主义的到来依赖于历史，而不是人；马克思则强调人的意志和人的意识的作用。考茨基同样也强调革命进程不可避免的、差不多是机械的性质；所以毫不奇怪，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义的右派都抨击这种观点。在前者看来，考茨基的“正统观念”似乎在于证明，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是正确的，革命不过是在已

经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考茨基的观点能够把拒绝为进行革命而采取积极行动，说得合情合理。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观点，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

就像为新世界而奋斗的任何其他伟大运动一样，社会主义也有它乌托邦的、甚至是宗教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正如热夫·朗斯曾经贴切地指出的：

那时有一种友谊、家庭和亲密忠诚的气氛，大家共同感觉到有一种期望、有一种目标就要达到的气氛；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有一天，我们都将进入这个社会；如何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没有任何清楚的概念，不过，它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不同的和敌对的。认识到我们要完成的事业，认识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你所称的改良主义，费了我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是在最初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我才具备了一种理想社会的形象，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世界本身；它具有宗教的某些特点。^①

赫伯特·廷斯腾在他论述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不朽著作中，也提供了一幅非常类似的图画：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全然不同的社会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制度，从一个向另一个过渡必然会以非常确定的方式发生，资本主义完全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或继承。然而就此而论，这种过渡和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没有必不可少的联系，但是，这种曾经获得成功的理想，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将是全面胜利的理想，却包含着由社会组织进行统治的意思。人们没有料到，不是多数派的党也可能赢得强大的权力地位，人们更没有料到，曾经实现的多数也可能再次失去。胜利意味着完全胜利，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已经变得强大有力，意味着为社会主义采取行动的途径已经开通……

对于如何实行社会化以及怎么样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却很少予以讨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讨论是空想式的，是不科学的。的确，预测这样的新社会一定会出现是可能的，但不可能预测它将采取的形式。所以，人们不是制定具体规划，而是用一般的术语，描绘未来社会是以最高水平的福利、自由、幸福和文化为基础的联合体；由于人们渴望制定具有非空想性质的规划，结果产生了更为明显的乌托邦思想。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实践运动，它关心短期目标，它把主要任务局限于社会政治改革，尤其是普遍的政治民主化……表现形式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就遭到了否定……

虽然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失去了战

斗力，但是，围绕这些学说而形成的感情和理智方面的气氛却仍然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此有关的宿命论发展观点，阶级斗争原理和相信整个制度的变化，以及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理想社会的实现等，所有这一切都给予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以光彩和力量。尽管党的领导人物都精力充沛地和有效地着眼于目前的（政策）改革工作，但是，他们仍然为一种感情所鼓舞，并且把这种感情灌输给他们的支持者，这种感情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是一种更伟大、更现实和更真切的目标，是一种会永远富于生命力的目标。

“社会主义”既不是由社会政策，亦不是由民主改革，或者是为和平和裁军而奋斗所构成的；相反，它包含着必定会在某一天实现的大量发明创造。如果从某个方面和宗教运动作个比较，那么，关心今天与相信未来自然是一致的，贫苦阶级的一切雄心、希望和梦想，都在未来融合在了一起。^①

然而到 30 年代，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们之所以谴责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成了准宗教式乌托邦思想的大杂烩，是由于它在实践中胆小怕事。当时的共产党人约翰·斯特雷奇在《日益到来的为政权的斗争》一书中，用熟练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的说法，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抨击：

① 赫伯特·廷斯腾：《瑞典社会民主党》，新泽西 1973 年版，第 336—338 页。